



學林散葉

漢月殊相濡而帝濺之寒玉漸生年
馬蹄不到清溪岸拾得見方山
白日長
庚寅爲馬爲書朱老龍白
甲寅之月日爲之書於庚寅年七月十一

九二變頤廷龍題

盛巽昌 朱守芬 编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登录号	100593
分类号	K820.7
种次号	004



學林散葉



九二愛顧廷龍題

盛巽昌 朱守芬 編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章煌远
封面装帧 陈红萍

学林散叶

盛巽昌 朱守芬 编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349,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214—3/Z·123

定价 29.00 元

序 一

落差千寻，必呈飞瀑，宁惟景观之壮丽，实能源源所孕蕴也。尚论近世中国，若戊戌之震，五四之喷，亦人世之飞瀑也。百年之间，人才横空，简策盖地。得此雷霆万钧之力，遂以推出新社会新文化之今天。大凡求拊近代人文之盛脉搏者，未有不图临观于此历史上的激流飞珠，以揽幽探胜。

盛君巽昌与朱女士守芬乃操精之笔，挥剪影之技，削其片玉，概彼全局，语妙连珠，价等连城。

《学林散叶》一帙既成，临川王《世说新语》无以专美于前矣。有纂近世史传世，信将有取乎兹，亦如贞观修《晋书》时采矿于《世说》之成例也。

南皖胡道静

序 二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当然是一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但也有一些奇遇。奇遇之一即认识本书作者盛巽昌。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知什么原因，有关《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平反得较迟。作为“牛鬼蛇神”，我在工厂中一直超负荷地劳动，到1978年才得到回上海市文化局的通知。

正像潜水员要经过减压舱才能走上甲板一样，我在回市文化局之前，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了九个月。当然，上图人才济济，古籍组以外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认识了一些，盛巽昌是其中之一。

相逢而又相识，当然有其原因。盛兄比我要小二十岁左右，也许因为他多读了一些线装书，所以看上去颇有“老气横秋”的风度，上下古今，也能谈谈，可以视之为“杂家”，与硕果累累的大“杂家”相比，那时他只能算是“微型”的。此外，他的相貌有些奇特，正符合我想象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庞统的形象。所以印象也深。得郑重声明，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古朴不足，怪陋有余，盛巽昌则俊美多矣！

当时上海图书馆有成立社会科学咨询部之说，我与盛巽昌皆预定为该部工作人员。未几，我回市文化局，彼此就不搭界了。哪知，他后来也调到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当编辑，又经常向我来组稿了。

在上海社科院，分工主管《社会科学报》的副院长蓝瑛，

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按情按理，我也应该积极撰稿。而且，他们曾经邀少数学术界人士便餐，主要的是谭其骧先生等几位，没有请那些徒有虚名而胸无点墨的“学者”，我坐在席上，不仅心安理得，而且有些优越感。我和谭其骧先生甚少接触，但将他的历史地理学视为至宝。还有，当郭沫若、翦伯赞等群起“为曹操翻案”时，谭先生提出不能用正统思想四个字来全部否定人民群众对曹操的看法，表现了中国学者最可贵的正气和风骨。

如此这般，我成了《社会科学报》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撰稿者。我终于发现报纸的中缝有《学者作家和书》专栏填补了这一狭长的空白，三言两语，类多学府珍闻、文坛轶事，而且好多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往往先读这些零碎的小块文章，然后再读正文。有人嘲笑我这是“舍本逐末”，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这些小块文章大都重在内容，没有什么框框条条，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空间上的严格限制，当然，更没有什么流派或宗派的情绪或成见了。我认为作者相当客观，并不是为他的老师、至亲好友、小兄弟辈造舆论，这是事实。我们相识十七年，关系不错，《学者作家和书》共四千条，没有写我一条，即是明证。

这本书的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不错，虽然所记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却可即小见大，某些言行乍看怪诞可笑，其实正是袒露了学者、作家的真诚。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就是让学者、作家表现了“自我”或“本我”，而极少示人以“超我”的假象。这是何等可贵的资料啊！

再说，正由于此书不是系统的分章分节的论著，材料纷呈，各不相涉。看上十条八条，有急事就可放下。更不存在什么悬念问题，不卖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的关子，所以随手

拿起来、随手放在一边，都无不可。旅游时、休闲时都不妨一读。不用伤脑筋，不用苦思索，也不一定要去翻《辞海》或《汉语大辞典》，僻字僻典都不多也。

胡道静先生是位忠厚长者，他对人对事只看优点，我没有他的涵养和学养，人对对事总是看缺点多些，他认为此书可与《世说新语》媲美，我觉得此书的文学性、哲理性比《世说新语》要逊色些。一千五百年来，刻意摹仿《世说新语》的《续世说》等等，不知其数，都难望《世说新语》之项背也。此书并未摹仿《世说新语》而另有风格，不具备《世说新语》某些优点也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

《世说新语》问世时，实际上书中人物均已逝世，已经是一部《录鬼簿》了。如果事实有出入，不会有人出来要求更正了。而现在大著所涉人物健在者不少，正好多一个听凭检验的机会，如果有人要求更正或补充，也不是坏事情。

忆当年秦牧以《艺海拾贝》名其散文集，一时之间《医海拾贝》、《教海拾贝》之类比比都是，固无可，却少新意。如今，继郑逸梅老先生《艺林散叶》之后，把《学者、作家和书》易名《学林散叶》出书，情况稍好些，因为“散叶”尚不如“拾贝”之成风也。

此书可能不如美容、养生、美食、金曲等书畅销而获厚利，上海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认为他们真正在为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在为社会主义学术作出贡献。

为了盛巽昌以及他的合作者朱守芬女士的辛勤劳动，为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高见卓识，我乐意为之序。

蒋星煜

目 录

序一	胡道静
序二	蒋星煜
正文	(1)
附录	(457)
人名索引	(457)
参考书籍及报刊(部分)	(490)
后记	(492)

1. 萧乾年轻时在天津《大公报》社，因要写社论，他请教张季鸾。张答复：“读佛经去！”他当时开悟，社论应该是“言简意赅”。

2. 冒鹤亭 1917 年赎回如皋香榭园，在屏门中镌刻林则徐手书楹联：“谢安子弟佳难得；庾信文章更老成。”

3. 卢弼未读过钱钟书《人·兽·鬼》，想当然地猜测它属于《子不语》类书，后得见，才知是自己弄错了。

4. 程砚秋的拿手戏《女人心》、《百花记》，只在上海演出，而不在北京上演。原来是为了让李世芳（梅兰芳徒弟）演的同名京剧能在北京卖座。

5. 日军侵占北平，余嘉锡恐《四库提要辨疑》亡佚，先取史子两部写完稿 200 余篇，排印数百部作为副本。1947 年，他即以此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6. 宫白羽、郑证因合写《十二金钱镖》。郑帮他修改了前三章的武打场面后，留下几本拳谱、刀谱走了，他只好单独完成。因而作品多写人间百态，而少写刀光剑影。

7. 陈寅恪在 70 岁时曾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8. “Humour”一词，林语堂译为“幽默”；李青崖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谑”。后以林译流行于世。

9. 舒新城学名舒维周。曾借同族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

凭，冒名考入全部公费的湖南高等师范英语部读书，入校后虽被发现，但因成绩优异，仍准留校读书。后经校长同意，改用乳名新城继续求学。

10. 茅盾写《子夜》最初书名曾拟三个：夕阳、燎原、野火。曾选用《夕阳》，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最后定为《子夜》。

11.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12. 朱自清的书屋命名为“犹贤博奕斋”，取研究学问还是比赌博下棋好之意。

13.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苏州光复的第二天，他找到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称‘臣’了（叶原字秉臣），请先生给改一个字吧。”先生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号吧。”后便以圣陶为名。

14. 陈寅恪以诗文证史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方法。如以李商隐《无题》诗“万里风波一叶舟”，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以陶潜《桃花源记》释十六国时期北方坞壁；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的事迹等。

15. 辜鸿铭喜说笑话，张勋生日时，曾送一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又谓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者即存四，可对忘八！

16. 50年代苏步青曾作对联：“陈望道卢于道，真正头头是道。”严北溟即席续下联：“曹亨闻张孟闻，岂能默默无闻。”将人名与成语融合成联。

17. 茅以昇幼年看祖父抄写《阿房宫赋》，每抄一句，他念一句，全文抄完后，他竟然从头至尾能背诵，一字不错。

18. 俞大维自谓平生受益的书仅一部半，即半部《论

语》，教会处世做人道理；一部《几何原理》，给以敏锐逻辑思考 and 高度判断能力。

19. 唐德刚为胡适的口述自传写序，结果序文长达 19 万字，因而只好出版《胡适杂忆》，并由周策纵、夏志清作序。

20. 30 年代，茅盾与鲁迅同寓居于上海，卧室两楼相对。此时茅盾正创作《追求》，常深夜失眠，遥望对楼鲁迅，亦深夜灯火通明，不禁喟然叹曰：“亦有失眠似鲁迅，不独失眠是茅盾。”

21.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自以为是刘申叔的私淑弟子，根本看不起人，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22.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竟不分辩，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23. 林语堂有次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有个美国绅士误认他是唐人街洗衣店老板，问他开什么店。林语堂大怒，说：“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仍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心里深恨对方“见识太浅”，就“幽默”地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按：《吾国与吾民》乃林英文著作的书名。）

24. 邓初民颇珍惜时间，其寓所悬自题联语：“忙中每为寸阴惜；闲谈勿过五分钟。”

25. 在旧中国，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曾感慨地对汤用彤说：“真怪！怎么人一做官便变坏了？”汤教授幽默地答道：“不是，你弄颠倒啦，是先变坏了，然后才去做官的呀！”

26. 沈钧儒爱石藏石，由张仲仁、侯外庐分别题写“与石居”书斋。郭沫若题词有：“磐磐大石固可赞，一拳之小亦可观。与石居者与善游，其性既刚且能柔。柔能为民役，刚

能反寇仇。先生之风，超绝时空，何用补天，以召童蒙。”

27. 刘申叔记忆力甚强，在北京大学任教，须参考典籍，致书信往家中，说明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索即得，从无误记。

28.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国文教员袁吉六见他写了课堂录、随感录颇有感，勉励说：“你能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日积月累，一定会成大器的。”

29.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一般是1000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30. 经济学家易仲容自称，一生得益于《吕氏春秋》一书，退食多暇，喜亲故籍，四部之中，酷嗜子史，以为能兼之者，唯《吕氏春秋》一书。他嗜此书达12年，还撰了《吕氏春秋解》一书，长10余万言。

31. 1925年3月，福州召开孙中山逝世追悼会，楹柱上挽联极佳，为人称绝。上联为古文家何振岱集陈子昂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下联为词人卢少洲集文天祥句：“下为河岳，上为日星”。

32. 张默将今天台湾全部诗人的笔名，不加一字，草成七绝三帖：归人管管南方雁，落蒂萧萧陌上尘；向阳绿野谢东壁，零雨朱门钟鼎文；林泉林绿林双不，夏宁夏菁夏万洲。

33. 抗战时期吴达元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撰写成《法国文学史》（上、下两册），每写完一章，都请朱自清在文字上加以润色。

34. 傅东华译书有三原则：（1）人名、地名中国化，节省读者气力；（2）对话力求通俗生动，西方成语尽量用中国成语替代；（3）删除与情节发展无关的冗长描写和心理分析。

35. 王少堂因猫形似虎，遂养花猫一只当作老虎。他每

天入迷地观察猫的动态,就此创造了虎的形象。

36. 李寿民(还珠楼主)善写妖魔怪物。他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各种昆虫,通过高度的夸张,再添上别的动物的爪、牙、角、尾,便创造出世间所无的狰狞奇异的怪物。

37. 曹聚仁喜《红楼梦》,往往到一处购一部,以便随时翻阅。

38. 丁声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喜欢听钱玄同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且是钱的得意门生。丁的毕业论文,先生给了他100分。一时传为美谈。

39. 蔡维藩教西洋通史,不欢喜学生记笔记。有次,他看见有学生运笔如飞作札记,并就未清楚处向他请教。他面有愠色说:“怎么,你想把笔记出版吗?”

40. 方东美喜欢夜晚写作,常常一动笔就是个通宵,天亮才睡觉。每天午后,他按例要赴公园散步。

41. 夏元璠为爱因斯坦高足,在执教大夏大学时,爱吃零食;校外各处多请他讲“相对论”、“原子论”,其所得报酬,多用来购买零食。

42. 邵爽秋曾为学生题词留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

43. 何炳松讲授史学通论,不搞考试,而是出题目。一次他以《文学与史学之异同》为题要学生写作。学生卢克宜写后交何。何看后说,“这篇论文做得很好,可即投登《学灯》,登出来,记100分;登不出来,就记95分。”后来刊登出来了,何即批以100分。

44. 梁羽生1966年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两人作品异同:“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秀才’。”

45. 赵迺抃教经济思想史,因为名字少见,常有人写成

“赵西传”，所以他第一次上课时，就关照学生可别把他的名字写错了。

46.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

47. 1946年宋云彬著文纪念章太炎，说他受西洋学说的影响很少，对于社会科学更不了解，连“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界说都没有弄清楚。

48. 傅东华在某次宴会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后，别忘记我所开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闲着无事，不妨翻翻我所编订的《十一朝东华录》。”

49. 郭沫若曾以戏剧名联对，其中有：“虎符孔雀胆；龙种凤凰城。”上联两剧，皆其所作；下联之《龙种》，系赛珍珠的小说，曾由美国米高梅公司摄成电影；《凤凰城》为抗战初期佳剧，乃吴祖光成名之作。

50. 鲁迅之《阿Q正传》在报上陆续发表时，有不少人写信提抗议。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是写他自己的。

51. 1931年周谷城在中山大学主持社会学系时，与在哲学系教书的李石岑，就黑格尔哲学展开争论，使全校师生颇感兴味。那些向来无人过问的校刊，一时竟畅销。

52.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主席罗常培说：“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今甫先生，杨先生将到美国讲学。”但在杨讲话后，闻一多第二次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在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53. 方东美开设哲学课，往往借用中国古典文学词句说明哲学问题。有次他借用《西青散记》“何事生情因色有，

何因造色自情生”进行解释,说情就是心,色就是物,世界由情色构成,也就是“心物合一”。

54. 王文显用英文写的三幕剧《梦里京华》,英文原名为《北京政变》,1944年在上海公演时,剧名改为《袁世凯》,作者署名用“胡世光”。手稿现存英国伦敦图书馆。

55. 周作人藏线装书《越谚》,在扉页上盖“苦雨斋藏书印”及“会稽周氏所藏”章外,还用毛笔在书眉上写:“昨日过北海,悠然见南山”之句。“南山”何指,已成哑谜。

56. 黄永玉的《永玉三记》为有讽喻性和哲理性的作品文集。分编为《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和《芥末居杂记》三册,统名之“三记”,共256则。每则配有简括的水墨写意画插图。

57. 茅盾外出访人如不遇,总是留言或名片辞别。

58. 包天笑早年住北京东方饭店,将其所闻的异闻轶事掇拾撰写,并取名《东方杂志》,投寄上海《晶报》(按:《东方杂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刊物名称)。

59. 徐志摩生前曾把自己的日记喻之为“八宝箱”,又称“文学因缘箱”。

60. 1928年胡适和友人同游庐山,对山上的耶舍塔做了4000字的考证。有人说他小题大作,但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61. 鲁迅以为历史小说《不周山》的后半部写得草率,决不能称为佳作,在《呐喊》再版时删去。

62. 《子夜》曾被德国人弗兰·库恩译为德文,书名《黄昏的上海》;增田涉拟译为日文,改题《上海的午夜》,未果。

63. “一·二八”前夕,陈铭枢有事来杭州,顺便看望熊十力;刚进屋,熊就劈头打陈两个耳光,责备陈不在上海打

日本侵略者，跑到杭州游山玩水。

64. 严复福建人，却能说一口道地的北京话。他登台演讲时常夹杂英语。

65. 作家川岛（章廷谦）喜欢集钞票，并喜欢以号码依次排列。赵景深、胡嘉亦然。

66. 艾思奇多次谈论韩愈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尤喜“劳谦”、“认真”这几个字，制成条幅，张贴墙上。

67. 1941年，闻一多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助教何善周感到惊奇，说：“闻先生，你看这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却严肃地说：“入门书？在这方面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

68. 1939年，《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刊载寸树声《沦陷的前夕》、艾思奇《一封家信》，均被当地学校列为国文教材，要学生诵读。

69. 抗战时，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出版。学生徐复观将此书呈蒋介石。蒋即赠法币200万元。熊痛斥徐之鲁莽，拒收蒋之分毫。

70. 黄兴从事革命斗争，曾化装和尚，改姓名张守正，人称张和尚。据齐白石说，清末在桂林见到过，张以20元托齐画了四条屏。辛亥革命后，在报上看到黄兴名字，才知就是张和尚。

71. 于右任清末亡命上海时，化名刘学裕，在报上发表时论，则署名“神州旧主”、“骚心”、“大风”和“剥果”，又号“半哭半笑楼主”。

72. 于右任在上海震旦学院时，为马相伯所赏识的学生。马在越南凉山逝世，于为书挽联：“光荣归上帝；正气耀中华。”

73. 于右任次女生时，家人要他取名。他说：“让我想想。”接着说：“就叫‘想想’吧。”秘书张庚问：“‘想想’两个字有何意义？”他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想想’不正是个好名字吗？”

74. 1935年7月，蔡元培在上海发布“三不启事”：不兼职，不写件，不介绍职业。他辞去在文教机构兼任的23个职务，停收写件及介绍职业。实则，他在发布“三不启事”前几年，已辞去大学校长、监察院长和司法部长，并不愿担任教育部长，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

75.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76.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77. 汪辟疆指导学生做旧体诗，有应熟“六山”之说。所谓“六山”是：白香山（真挚）、李义山（缙丽）、韩玉山（字渥，凄咽）、王半山（深婉）、陈后山（孤往）、元遗山（精警）。

78. 苏州寒山寺中刻碑，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原由明文征明书写。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后由俞曲园重新石刻。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将此碑连同寺钟都劫运到东京陈列馆去了。1947年吴湖帆因国民党元老张继与原作诗人同名，乃请他重写此诗。不意张以所擅章草书成后，翌日即急病逝世。此书成为他的绝笔。后吴将张书重刻，诗碑再树寒